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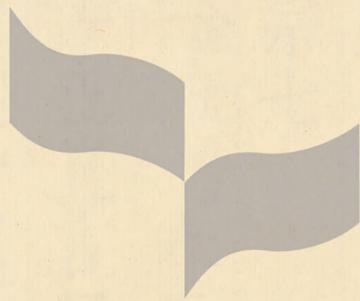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宋紀六十六

壬子一年

高宗七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

召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辛丑韓世忠聞范汝

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

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

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

施達及裨將陸必弘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

武進薛應旂編集



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
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
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
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
盜 丙午帝至臨安詔蠲諸縣民逋負罷行在脩造
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
討曹成諸盜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
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
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庚辰詔監司避本貫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脩日曆 帝初御講殿自

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壬辰桑仲上

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
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
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
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
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
州 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寔括閒田三萬頃給六
軍耕種 癸丑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時劉
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

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
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
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
成等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凌景夏名在第二呂
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
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
本等初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其策有云闡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闡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闡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謂其無所畏避此亦其一云是科葉顥亦為名相 庚午以翰林學士

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

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比害政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

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

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願浩開府鎮江願浩
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
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
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願浩熟於軍
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
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豫徙居汴豫

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
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
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

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閏月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
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
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 丁酉左朝奉郎孫覲
坐前知臨安府贓汙貸死除名羈管象州 丙午岳
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
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
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

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
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
州乙卯劉光世聞父喪去特命起復金以粘沒
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辛酉以權邦彥僉書
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辛未育
太祖後子解之子伯琮于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
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
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
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

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前軍將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

獻銷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 張浚以劉子羽知

興元府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

師未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

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

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辛丑以李橫爲襄郢鎮撫使 以黃庭堅所書

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壬寅翟汝文罷汝文雖爲檜

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

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

確

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乙巳以權
邦彥叅知政事甲寅詔兩浙江淮守臣存撫東北流
寓人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
事 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戊
戌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
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
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
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
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
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
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
向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
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
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
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
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

胡安國亦荐秦檜耶

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

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
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
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檢
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
今待罪無補旣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旣臣論列
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
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
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
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

卧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甲寅，秦檜罷。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

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
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
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
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黃龜年
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
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
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
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周上之黨盛而威
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
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

在已欲未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暎王昞王
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宮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
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
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
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
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
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
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
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

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
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
凡三上遂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
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
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
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
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
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
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
禮條具進討回守利害崇禮奏曰謀傳金人併兵趨

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虜觀形勢非其所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淞遠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

矣爲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爲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爲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爲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爲之中者旣成則其上

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
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
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
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
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
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敝實用
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
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
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
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

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上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
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九月辛酉以彗見
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強以予
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
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
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
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
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
無聞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
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

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
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
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
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
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今當議者有
五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過二所
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三詭
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
寄名軍籍規冒功賞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
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 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
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
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
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
自金倫旣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
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
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

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
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
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
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
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
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上國遣
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
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
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
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
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
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丙戌以王似爲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
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
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
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宋史通鑑卷之二十一
不安 是月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 是月禁私酤 遣

官裕享于溫州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

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

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

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

月甲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

李綱張浚俱宜久任以責
成功呂頤浩以私怨廢謀
國不忠甚矣

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
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
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
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
罷提舉崇福宮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
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
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婺州貢羅舊制
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
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
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
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鶻
鶻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
胡桃文鶻鶻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甲辰召張浚
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
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
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

橫舉兵伐金復穎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

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乙丑金人陷金州時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

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

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

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
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辛未造渾
天儀 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
安淨慈寺後每歲寒食差官望祭 二月己丑權邦
彥卒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以太學上舍第積官僉書
樞密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政幾一年碌碌無所
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召知柳州
常同還朝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
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

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

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
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
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
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
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
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
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
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
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出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
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
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
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
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
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
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
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
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

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
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
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
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
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
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
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
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子羽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

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
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辛亥以席益叅
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子李橫傳檄
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
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號州來歸李成復
寇陷之 湖寇楊太賊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
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統制王瓌
會兵討太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辛
亥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

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秦州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遣與胡松年同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乙亥與金人議和遂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

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
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庚
辰張浚解使事及劉子羽等赴行在 辛未罷宣撫
司便宜黜陟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
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
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
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

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
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
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
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
就試 癸酉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
去位曷若同寅恊恭交脩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
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母喪起復
八月己亥翟琮以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孤

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與駙馬劉文彥
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戊午
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
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
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
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
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
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
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
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
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願浩過惡遂罷爲鎮南節
度使提舉洞霄宮願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
之日人倚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惡讐爲戒願浩不能用 乙
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瓌岳飛分屯沿江諸州時諸
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
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
使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爲荆

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乙亥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
也 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
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
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
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
屯武都 十二月己酉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
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
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
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
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季陵卒。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
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
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
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

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
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章誼

等爲金國通問使

己卯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

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三月辛亥

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先是璘守和尚原
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
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
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
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

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
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
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
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
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
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
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
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
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

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
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
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
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
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
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
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
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叅知

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閩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意不解憂恚而

卒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人。以同上舍出身。歷端明
殿學士。爲川陝使。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弟皆以
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上所倚
重。乃亦竟不免云。夏四月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及
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旣而慕洧與
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丙午。徐俯罷。與
趙鼎議不合。故也。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
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
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

范冲修史

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冲又舉尹焞以自代。焞居涪州，築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召爲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敦遣。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

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脩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伏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今國史院撫實刊脩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

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
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
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
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 五月庚戌朔以岳飛

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
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
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
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
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丙子復選
宗室子伯玖育宮中 秋七月戊申以胡松年僉書
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
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
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
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
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

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
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
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
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
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
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
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改命趙鼎
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旣去言者謂當國

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
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
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
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
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
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
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
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

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

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辛酉合祭天地于明堂。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

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於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叅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寔以興矣 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

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
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爲多然
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劉豫使其子麟以金
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
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
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
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
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
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
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癸酉以趙鼎爲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
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鼎素主元祐之學與呂本中深相知至是哲宗實錄
成鼎入相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
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制下朝士相慶
秦檜以本中為破和議斲之 以沈與求叅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 詔韓世忠屯
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齊師進屯揚州 癸未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
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贄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

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
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董問官軍
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
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
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敗亦擊敗金人于

天長之鵞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
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戊戌帝御舟發
臨安壬寅次平江詔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綦崇禮
撰制盛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
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

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
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爲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燾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沮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

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 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初浚以召命至見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
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
浚旣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制之 邵伯溫卒伯溫雍之子也初雍嘗曰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
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脩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縉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臯徐

慶援之。臯至，遙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魏良臣還，自金。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玘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方圖攘狄，遂不復遣。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

之兀术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
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
兀术等既去劉麟劉猗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
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
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
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
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
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
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
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
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
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
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
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
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

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

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
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
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
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
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
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
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
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
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

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驂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驂，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荆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

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
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
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
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
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
此大槩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
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
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

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
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
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
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
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
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
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
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
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
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
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乎航海之策萬乘肩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
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
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
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
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
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
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

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

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
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
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
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
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
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
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
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
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
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

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
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
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
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
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
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
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
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
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

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
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
業中興如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
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
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
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
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
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

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

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
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
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
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
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
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
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
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
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

招集流亡為殿最

宋元通鑑卷六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

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

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

軍于外 己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

喝兀术等會朝上京以諸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

太祖之孫合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
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廼曰景祖劾
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
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

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
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
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
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
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寫人爭買之以饋遠
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經意漑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
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
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
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
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
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香。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丁亥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

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
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已
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
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
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
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
行欵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
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
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
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

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詔諸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 以張致遠爲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

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

盡罷。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甲子上皇卒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

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爲之墮淚爭
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爲罪 是月楊時卒時字中
立南劍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
靖從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
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
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

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
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
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
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
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
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
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
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

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
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
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
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
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
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
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
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
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
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
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
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
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
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
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
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
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
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
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
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
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後悟也

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辭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

近替陝楊弱水勦馭賊首經
神一魁竟以此得罪豈楊之智
真不建岳乎抑朝廷以帝益其
多也

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
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
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辛丑命川峽訪求元
祐黨人子孫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
一所造也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
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
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
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
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

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

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揚欽來降飛喜曰揚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鐘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

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念爲沿海制置使。戊寅，獎諭

岳飛。趣張浚還朝。己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

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

名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樗既登第知張九成賢請之于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 冬十月乙

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南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鄉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 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荆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九 丙辰一年

高宗十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

和州防禦使 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僉

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

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

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

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三月辛未蠲旱傷州縣

民積欠錢帛租稅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

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

州丙午起復岳飛爲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

襯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五月癸未禁淮南州

縣收額外雜色租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

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

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廸功郎六月乙巳

朔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

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爲未

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虢 劉光

世復壽春 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

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

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

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

近李溫陵亦有此語皆爲
世道之妖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
然茶鹽摧酷竒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
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脩孰可守蜀者交
脩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世
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賊敗
有詔從黥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
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
辜雖欲收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
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
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丁未以秦檜爲

行營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
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
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
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
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岳飛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

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時僞齊屯兵窺唐州岳飛

檄劉豫曰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

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
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
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
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
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
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
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
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
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
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

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
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
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
取中原不許 癸酉帝次平江 壬午岳飛以孤軍
無援還鄂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帥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
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
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
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
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
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
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
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

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
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
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
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
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浚上言
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
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
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恃

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
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
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
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
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
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衆
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
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
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

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未

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
廷爲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
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死子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
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
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
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
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
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

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
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
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
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
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
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
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
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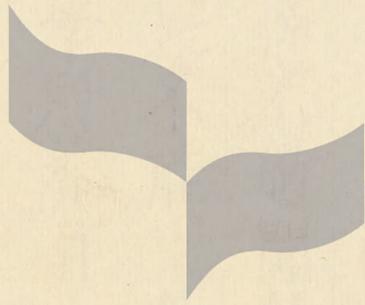
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
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
參知政事 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爲文祭程頤而後
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始召焞左
司諫陳公輔上䟽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
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
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願願死遂無傳焉狂言怪
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
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
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今士大夫之學一

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
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焯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
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旣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
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
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焯拒劉豫
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
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
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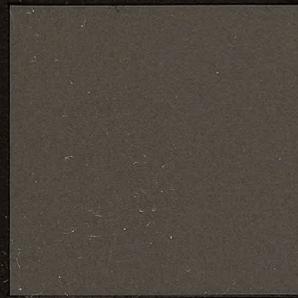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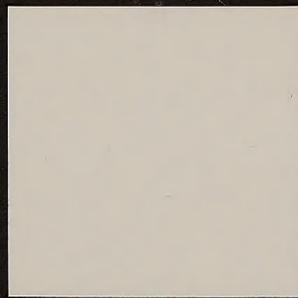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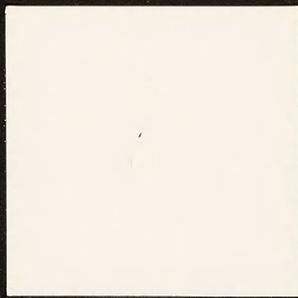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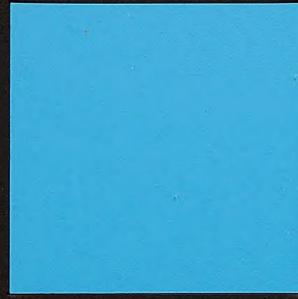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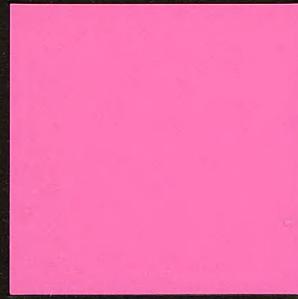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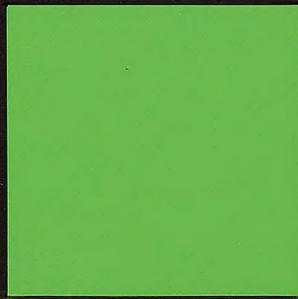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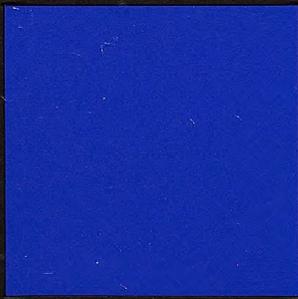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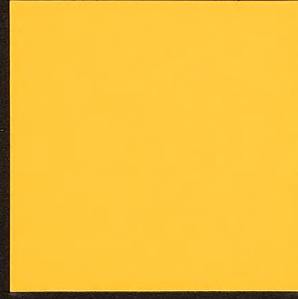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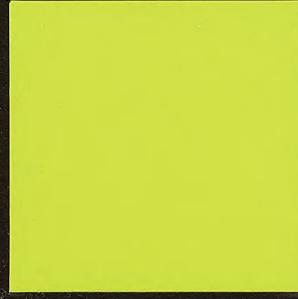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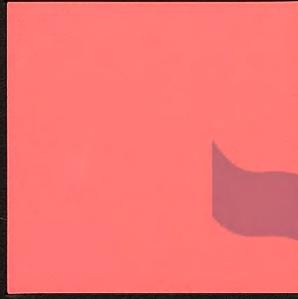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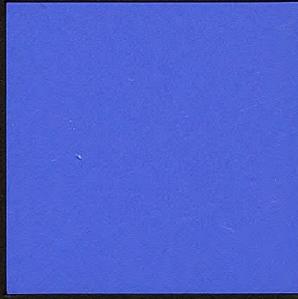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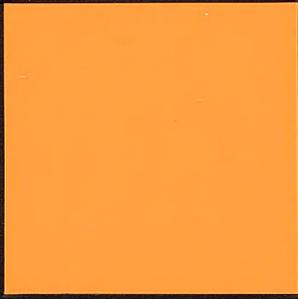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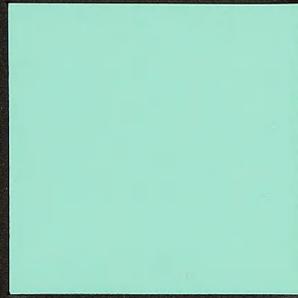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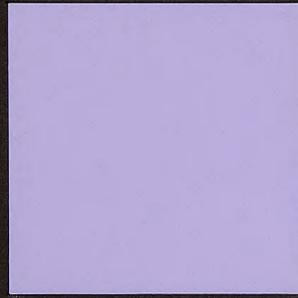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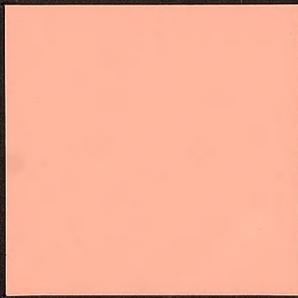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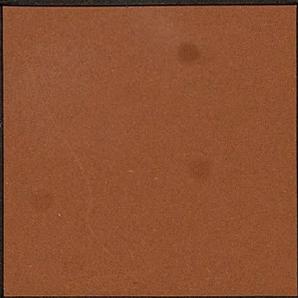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333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